

## 略论京剧麒派艺术对“冷锤”的运用

苏 明

(江苏省京剧院,江苏 南京 210002)

**摘要:**京剧麒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,固然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舞台上的唱念做舞,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众多的剧目中所塑造的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,同时,也离不开为麒派艺术的服务的音乐——文场和武场。其中尤其是“武场”,即打击乐,已经完全和麒派艺术“融合”在一起,成为麒派艺术的组成部分。本文浅论打击乐与麒派艺术中的关系和在麒派艺术中所起到的作用。

**关键词:**京剧;麒派艺术;打击乐;冷锤

中图分类号:J821.2

文献标识码:B

### Brief account on the utilization of“Leng Chui”

in QiPai technique in BeiJing opera

SU Ming

京剧麒派艺术是已故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创造的一个京剧老生流派。长期以来,它以精湛的艺术,独树一帜于梨园,影响波及大江南北。京剧麒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,固然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舞台上的唱念做舞,离不开周信芳先生在众多的剧目中所塑造的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,同时,也离不开为麒派艺术服务的音乐——文场和武场。其中尤其是“武场”,即打击乐,已经完全和麒派艺术融合在一起,成为麒派艺术的组成部分。

许多评论家在总结评论周信芳的舞台艺术特点时,喜欢用“鲜明强烈”四个字来概括,这可谓抓住了麒派艺术之精髓。所谓“鲜明”,即刻划人物鲜明;所谓“强烈”,就是表演节奏强烈。这种节奏强烈,包括唱腔之节奏强烈、念白之节奏强烈、身段之节奏强烈。这一种“强烈”,在舞台上体现出来,又必须用适当的打击乐来烘托、来表现,从而,在京剧打击乐中就形成了极富个性的“麒派锣鼓”。

麒派锣鼓博大精深,不是笔者能在这里置喙的。笔者只是想就麒派锣鼓中“冷锤”的运用,来谈谈打击乐与麒派艺术中的关系和在麒派艺术中所起到的作用。

冷锤作为京剧锣鼓,通常是为了配合最坚定的语气或简短的下场亮相。由于在演奏时孤孤单单,如异峰突起,峭立在面前,因此,所营造的舞台气氛,强烈、短促。周信芳在塑造人物时经常使用这一锣鼓点子,并赋予它许多崭新的内涵,从而形成了带有强烈艺术个性的“麒派冷锤”。这些“冷锤”在舞台上的出现,都不是盲目滥用的,而是经过精心设计,同剧情、人物紧密相关。

一是有力地配合身段。如在《四进士》中,当周信芳演到宋士杰将要为杨素贞打抱不平,髯口一甩,右

手顺势用劲地将撒开的纸扇狠狠一捏。动作干净利落,决不拖泥带水,打击乐则严密配合,给了一个“冷锤”。就在锣声猛击的一刹那,观众无不为之震撼。充分表现了宋士杰敢打抱不平的老英雄气概。又如在《打渔杀家》中,大教师来到萧恩家门前叫门,女儿桂英示意拦下。周信芳演到这里时是一只脚蹬在椅子上,用一只手很快地左右捋胡子。萧恩每捋一下胡子,打击乐就配上一记“冷锤”。在这“冷锤”声中,让观众看出萧恩在思考:来的是什么人?来干什么?为什么叫门这么急?谁是来寻衅闹事的?门外可能有暗算,怎么出去?这许多想法都是在一瞬间出现的,可以说间不容发,因此,只有用“冷锤”,才能有力地配合萧恩此时的心理节奏,从而表现出老英雄的冷静和机智。

二是有力地配合剧中人物的念白。如在《追韩信》中,家院报道:“启相爷,大事不好了!”萧何回答:“何事惊慌?”当家院讲完“大事不好了!”这里垫上一记“冷锤”,这记“冷锤”分量要轻一些,因为萧何这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,当家院说明:“韩将军弃官逃走了!”才紧接着来一下重音的“冷锤”,要打得不但使萧何大受震动,也要使观众大吃一惊。正是这样强烈的节奏,才能表现出思贤若渴的萧何此时如五雷轰顶极度惊悚的神情。

周信芳先生在演出中使用“冷锤”虽多,但决不是“一道汤”,而是注意轻重阴阳。比如在《乌龙院》“闹院”一折中,有人作过统计,宋江和阎惜姣吵架出门后的大段独白,连续用了二十三次“冷锤”,但注意用“硬锣”、“软锣”交替使用(见陶雄《评周信芳的艺术道路》,载《文汇报》1978年8月17日)。比如当宋江念“难道我宋江是好欺的不成!”“想这乌龙院乃是我宋江所置,我不来谁人敢来!”“若有风吹草动,我就是这一刀结果你们的生命!”“今天定要回去闹他个落花流水”等,在这些念白每一小段之后,他都要求来一下“硬锣”,以表现宋江的无比愤怒、无比激动之情;但当宋江冷静下来,略带自责,认为“是我自己不好,还埋怨哪一个!”时,那表示间隔段落的锣声又变成“软锣”。可是等他又想到自己“一时糊涂少打算,失足上了无底船”、“受了许多脏气,花了许多昧心钱”时,又怒自心头起,恶从胆边生,声调又激昂起来,咬牙切齿地表明“说不来就不来……我再也不来了”,锣声也随着转为“硬锣”。周信芳对念白节奏火候的掌握是相当完美的,而这种艺术效果和“冷锤”中的“硬锣”、“软锣”的变化使用是分不开的。

又如《清风亭》中《追子》一场,张继保不认张元秀老夫妇是亲生父母,还险些把贺氏推跌倒地,张元秀愤怒之下要责打儿子,张继保闪身跑下,张元秀出门追赶,叫道:“张继保,小奴才,慢些走,为父……赶你……来了,赶你来了,赶你来了。”这里的锣鼓把一下一下又硬又脆的“冷锤”连接起来,张元秀叫喊一声打一下“冷锤”。从每下锣鼓点听来是“冷锤”,但连接起来运用,又不同于一般的“冷锤”。这样,使张元秀每走一步都结合在锣鼓点中,同时,更主要的是更好地刻划出张元秀气愤、着急、激动的心情。

麒派锣鼓中的“冷锤”,对丰富京剧打击乐是有一定贡献的。据袁世海先生回忆,在周信芳以前,作为京剧演出的大本营北京,是不用“冷锤”的,而是多用“刮儿仓”、“崩登仓”来表现人物。而自从周信芳使用这一锣经以后,北京的舞台上开始常用“冷锤”来配合剧情和人物了(见《我学麒派艺术的一些心得》,载《戏剧报》1961年23、24期)。袁世海还谈到了周信芳的“冷锤”,对他演艺生涯的影响。他早年看《封神榜》,周信芳先生扮演杨任,在表现骂姐己的时候,周信芳“一记‘冷锤’,猛一转身,真好看,真抓人”给袁世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以后,袁世海在排演《九江口》时将周信芳在《封神榜》中的“冷锤”和身段移植到张定边这个人物身上。他说:“当我扮演的张定边听到内侍宣谕,知道华云龙已和公主成亲时,我本来是背向观众的,听到这个消息,随着‘仓’的一记‘冷锤’,猛转身,双手外摊,就和杨任的动作有些近似。”(见《我学麒派艺术的一些心得》,载《戏剧报》1961年23、24期)

关于“麒派锣鼓”和“麒派艺术”的关系,是一篇大文章,不是在这篇短文中能够讲清楚的。笔者仅从“麒派冷锤”谈一些浅见,其意在于抛砖引玉,使麒派锣鼓发扬光大,为振兴京剧艺术尽绵薄之力。